

舟山诗话

# 不灭是烟霞

## ——诗书圣手王铎与普陀山

□刘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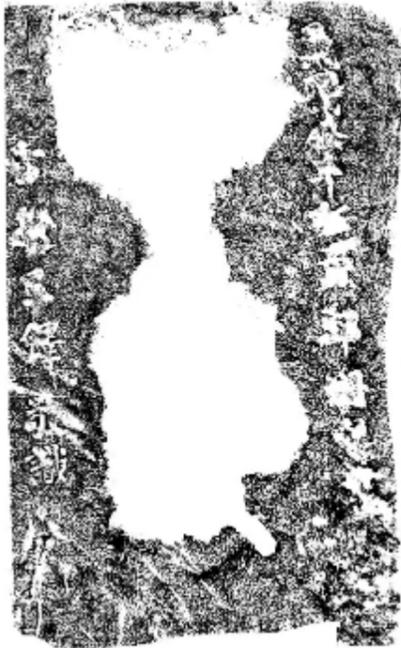
区外极险，已忘海路赊。  
无名皆怪异，不灭是烟霞。  
窠积亿年雪，坛供闰月华。  
羽轮生咫尺，万黑过嵒岈。

这是王铎写下的一首五言律句，题《闻普陀山便欲杭（航）之》。浙大教授、《王铎年谱长编》作者薛龙春老师认为是崇祯十六年所作，云“时欲往浙，不果”。理由大概此诗与《思四明诸山》排在一起。不过，长编中仅收录前两句。古人诗集排次，一般均依创作时间而来，甚至有代日记功能。所以，此说当成立。

笔者查阅收录有王铎诗作4954首的《拟山园选集》，发现两诗之间尚有《旅中怀骏公谈海隅》（骏公即吴梅村）《清江遇张令》两诗。前者云：“掉转星河动，念深不见惊。孤身如渚石，浮海作山农。真腊舶中酒，于阗云外钟。未知春二月，何地又相逢。”据此观之，王铎听吴梅村谈及普陀也未可知。

先说王铎此诗几处不太好懂的字词。除，此处意为遥远。典出王勃《滕王阁序》：北海虽赊，扶摇可接。羽轮：指以鸾鹤驾馭的车驾，传说中为神仙乘坐的交通工具。嵒岈，山中深邃貌。“羽轮生咫尺，万黑过嵒岈”，大意描写菩萨乘坐鸾驾，在无边夜色中驶过险峻的山壑。极尽夸张之能事。

王铎此人，书法独具特色，人称“神笔”，在世时便与董其昌并称“二宗”。王铎擅长行草，上追“二王”，用笔出规入矩，张弛有度；笔法大气，劲健洒脱，淋漓痛快；又流转自如，力道千钧。至今世，更以书法称著，有“后王”胜“前王”之说（日本书法家村上三岛。前王即王羲之）。单说这一评价，王铎



王铎在普陀山的摩崖题刻

在书法史上的地位，超过董其昌了。

其实他的诗艺术成就也非常高。前人也早有定评，如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《北游录》中说：“今诗四大家，孟津王觉斯、晋江黄太稚、而孟津甚至云。”侯方域《壮悔堂文集·卷五》中评价王铎说：“自唐杜甫没，大雅不作，乃至明而复振……

得王铎益显……”彭志古《大愚集·序》中说：“以予所目见，又有文安王宗伯建大将旗鼓于诗坛，奴隶今古，衣被一世。”

王铎一生诗作约三万首，大多焚毁于战火或遗失于旅途。今天能读到载有王铎诗作的书目有：6册75卷的《拟山园选集》，其中收录有王铎诗作4954首；清康熙五年（1666）王允明刻本6册《孟津诗》十九卷（其中有王铎撰写的续一卷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王铎现今存世的诗作有6000余首100余万字。201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，由王铎乡贤李根柱辑校的《王铎诗集》收入王铎诗作5500余首，是集大成者。

王铎一生，中过进士、当过尚书，弘光朝出任过东阁大学士，后随钱谦益降清，授弘文院学士，太子少保，死后谥文安，成了贰臣。

王铎有没有来过舟山，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。我们找到一首他想来舟山的诗，单凭此诗，远不足以说明他来过。但近来在普陀山上发现的一方摩崖残刻，则令人惊喜，揭示了王铎与海天佛国的另一份情缘。

此石刻在香云路旁。正文残缺，题额下款虽漫漶不清，还算传留，而名款“王铎敬识”最为清楚，不禁令人称奇。这题名特征显著，一眼便知是王铎真迹。普陀山佛协近年组织全山石刻拓印，发现先前无人知悉的这方题刻。主事法师书画俱佳，知其珍贵，分外珍惜。除上述四字题名外，尚识题额中“八年”。而下款“王铎”前一字，有识为“湖”字，我们认为不然，应为“津”字。王铎是河南孟津人，“津”“湖”均为三点水旁，草书易混淆。前两字“孟津”自然，符合古人署名前带籍贯的固定成例。

千島掌故

# 舟山老匾额

□阿能

古人有“堂联斋匾”之说，匾主要指牌匾和匾额。牌匾一般挂在门顶，如店铺的字号和宅第的名号等，匾额一般指挂在厅堂或亭榭的题字横牌。舟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，自唐代建县以来，1200余年间留下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匾额。

老匾额主要分六大类，有钦匾、佛教匾额、旌匾、登科匾、书房名号匾和民间匾额。

一类是钦匾，为官方所赐。最高档次为宝额，如翁洲书院是南宋淳祐九年（1249）由参知政事应璩（？—1255）在其定海北门旧居改建而成，得宋理宗亲赐“翁洲”宝额而命名。作为舟山群岛历史上唯一由皇帝赐名的书院，其旧址位于昌国州治所西北镇鳌山麓（今定海建国路与环城北路交会一带），办学历史跨越宋、元、明三代130余年。书院初期为应氏家族私塾，元代纳入官方体系后逐渐开放招生，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规制，其侄应翔孙1237年中神童科，侄孙应翼孙1262年登进士，至明初海禁内迁时毁弃。

又如清康熙皇帝在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五月诏改“舟山”为“定海山”，他以为“舟”是动的物体，不太平，不如以“定”为好，“海定则波宁”。于是将原来的定海县（今宁波市镇海、北仑）改名为镇海，定海一名专称舟山群岛上的县治，以祈“海波永定”，并亲洒宸翰，特赐“定海山”银匾额，此匾额在御书楼敬奉。

还有皇帝和政府为表彰英烈和褒奖有功之人而赐匾额，如清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咸丰皇帝赐“忠荃可风”匾悬于抗英忠烈定海总兵葛云飞家乡忠祠和墓碑额。

第二类是佛教匾额。如北宋元丰三年（1080）宋神宗命王舜封出使三韩，在海上遇风浪，祈祷观音保佑，得灵验，因此诏改普陀山“不肯去观音院”赐额赐银建“宝陀观音院”（今前寺），遂成为佛教净土。宋嘉定七年（1214），宋宁宗应普陀山住持德韶之请，赐宝陀观音寺圆通殿钱万缗，御书“圆通



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御书赐普济禅寺

宝殿”“大道场”两额，后又赐“大士桥”额，指定普陀山为专供观音的道场。

清代历代帝王先后多次赐金普陀山，特别是清康熙皇帝六次南巡，每次都与普陀山联系，接见高僧，御书匾额，赋诗谈禅，拨帑金，赠佛像，修殿宇。此类匾额大多在寺庙观中，数量较多，后大多被毁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普陀山明、清两代的古匾额中就有70余块已佚。现尚存的有普陀山普济寺普门殿内“慈航普渡”匾额，为清光绪八年所立。还有法雨禅寺九龙殿的“天花法雨”匾额为清康熙帝御书。

第三类是旌匾。旧时为表扬节妇孝子的谓之“贞节匾额”。明清两代资料可查的就有数以千计。到民国时获大总统奖的又有郑嘉隆母胡氏民国9年奖“里党观型”匾额，议员王守铎母贺氏民国9年（1920）奖“志洁行芳”匾额，沈椿年母夏氏民国14年奖“璇闺令范”匾额，王赵氏民国10年“乡里矜式”匾额，又如清乾隆年间定海孝子郭璘题旌额曰“世德堂”。

第四类是登科匾。清乾隆年间有“兄弟登科”匾，系杨际清和杨际和分别在乾隆四十四年和嘉庆六年中举后所制。又有定海西门左城脚跟26号门上，旧有“举人第”匾，系嘉庆十五年邑人周槐中武举人后所制，后周槐任温州镇标守备。舟山自宋朝始至清末中举及第、夺魁之人，据不完全统计有征辟9人，进士44人，举人101人，还有贡生177人，

想所悬“登科”匾额总共有百余幅，举以中堂门楣示人，光宗耀祖，确是一件扬眉吐气之举。

第五类是书房名号匾，大凡读书人的书房都有个名号，有典有故，兴之所至，还能说出个原委。这是古今读书人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的一个缩影，古人书房，堂联斋匾，或刻于木笥，或书于卷轴，装潢润色，莫不中规。清代戏剧、小说家李渔（1611—1680）《闲情偶记》中有“联匾第四：堂联斋匾，非有中规。如蕉叶联、此君联（竹联）、碑文额、手卷额、册页匾、虚白匾、石光匾、秋叶匾”。他认为礼乐制度、“堂联斋匾，非有中规”，虽然不能尽变前贤之制，但贵在稍“损益于其间”。

第六类是民间匾额。常悬于宇祠、大屋之中，或悬在公益场所等。舟山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“堂号”，一般在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悬挂书写“堂号”的匾额和一副“堂联”。如普陀展茅柴家走马楼正堂悬挂有“茂林堂”金字匾。展茅翁家祠堂中悬有“六桂堂”金字匾，均是风光其家族荣耀。另有定海小沙王家村王国祚为民请命后，其故居悬有乡人所献“复翁堂”匾。还有清代定海人虞长庚常做善事，积善乡里，其堂上匾额为“一乡善士”。虽说民间匾额散失最多，但近年来在旧城改造中又有诸多民间匾额被发现，如“景福舂馨”等匾额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匾额精品，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。

本版与市政协  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 
第1287期

来稿请发

zswb03@zsnews.com